

樓遺藁

附栢堂遺藁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49

3



文庫11
A1149
3

柳田氏文庫

010190524456

名陰評細事則畧大事則
着色作者費多少苦心是
篇法章法也其造句簡淨
亦足娛人耳蓋履卿獲
於諫訪山川清時之氣
者

敬野曰信玄遊三河訪晴
幸實然否甲陽軍鑑不
見好事

行雲樓遺稿卷下

增澤

信玄

山本勘助傳
諷方松島坦履卿

山本勘助三河牛窪人。為人醜怪。長不滿五尺。而有
膽畧。少好擊劍。周流四方。以試其伎。傷一目。又廢其
足。往謁今川義元。義元惡其狀貌。不用。去客甲斐。主
板垣信形。信形薦武田公。公曰。吾嘗聞其名。盍俱其
來乎。勘助見公。獻諸名城之圖。以鐵筆畫山川地埋
審陳攻取拒守之要。如運掌上。公大悅。賜名晴。幸食
祿三百貫。屬麾下士五十。寵遇日厚。舊臣宿將。意不

行雲樓遺稿卷下

文 一一

平原昌俊諫曰。臣等身履鋒鏑。冒矢石。攻城略地。積功累勞。有年。今晴幸未嘗有汗馬之勲。徒以空談與臣等伍。恐失諸將之心。公笑曰。彼跛眇丈夫。然聞其論行陣編伍之制。進退出入之機。真可任將帥者。非汝等可企及也。晴幸以天下大亂。羣雄割據。而甲斐之士。薦員田幸隆。實一德齋也。天文十五年春。葛尾城。王村上義清率兵八千屯更科山。公將兵四千屯寒川。戰戶石城下。信軍甚銳。而甲兵寡。接戰數合。甲前鋒小山田某橫田某。或沒。義清乘勢呼曰。吾勝必矣。鼓噪而進。直擊中堅。城兵應之。甲軍左偏亂入中。

軍晴幸獻策於馬前曰。事急矣。願得勁兵五十擊其不意。公喜授驍騎一百。乃潛軍出村落間。斷其中爲二。甲軍復奮遂破之。信軍走入城。追至城下。而我士死者七百餘人。微晴幸則殆危。晴幸命齊陣列。建旌旗。擊鼓吹螺。檢首級。錄戰功。而旋因賞晴幸之功。加食五百貫。并舊食八百貫。晴幸事公甚謹。未嘗離左右。及行軍。出兵。必授方略。故諸將稍稍重之。明年晴幸建軍旅之制五十七條。施行之。秋。攻志賀城。城兵閉壁堅守。晴幸以計拔之。義清急發兵七千。濟筑摩川。管上田原甲軍四千騎。分爲七隊。及戰。我先鋒板。

坦信形死之。義清叱咤勵兵，率精騎衝中軍，求公志在決雌雄。義清逼舉刀斫公胷，或挺槍刺義清，中其馬。馬踣而墜，傷鼻。從騎扶義清，騎他馬以免。為是役也，甲士所馘二千九百十九級。信之精銳殆殲焉。晴幸指揮之功居多。義清遂棄城奔越後，乞兵於長尾謙信。冬，謙信率兵六千屯海野。公遣晴幸諜之。望塵而還，報曰：越軍法令嚴肅，陽張形勢而陰不欲戰。所謂持重之兵，未可遽競。宜少退以察舉動。乃為鶴翼以迎之。又令遊騎作雁行。越軍結蟠龍陣以挑戰。前軍交綏。晴幸謂公曰：彼之蟠龍不利我之鶴翼。今將

收軍而追之，必反擊。慎勿尾之。乃下令曰：追者斬矣。諸隊寂然。既却，公問晴幸曰：謙信何如人也？曰：名將也。觀其行兵，彷彿主公。而部下精鍊過我。他日與主公角者，是人也。公曰：諾哉。先是晴幸薙髮，公命曰：道鬼邦俗，可畏者呼鬼。鬼夜叉也。公欲象堅城以備長尾氏，命晴幸城川中島，董役八十餘日而成。名曰海津城。筑摩川環其外，四條山峙其南，犀川從其西北而流。令高坂昌信守之。永祿四年秋，謙信將兵一萬三千渡犀川，軼川中島，登西條山，設壘壓海津城。公聞警，舉衆至川中島，屯于兩宮津之西，以斷越軍歸

行雲樓通和卷下 文 一三
路。越軍困焉。謙信神色不變。談笑自若。對陣五日。公退濟廣瀨。入海津城。越諸將勸還。謙信不可。公與諸將會議。皆曰。越空國而出。其勢如餓虎。成敗繫此。一舉。且我在散地。而當必死之敵。可以計勝。而難力爭也。與其危計。僥倖。孰如收軍。以爲後圖。公不悅。退臥帳中。召晴。幸曰。計安出。對曰。臣嚮謀越軍。悉得虛實。此亡越之時。不可失也。請分軍爲二。遣前隊攻西條山。而公自將後隊軍川中島。以要其歸路。擒謙信必矣。公善之。夜半裝軍。謙信自山巔望見炊烟。知其將來戰。召諸將謂曰。昔年甫十八。信玄二十七。初構兵。

矣。每爲彼占勝地。不得逞一戰者。十五年于此。今亦居死地。明日之事。吾知敵所圖矣。彼作二軍。一擊我於西條。一要於中島。前後相夾擊也。吾先出。彼意料之表。而擊水上之軍。速衝麾下。躬自與信玄搏勝敗。在詰旦。即夜發師。越師之令。一爨兼三日糧。故炊烟不颺。會天大霧。曉暝。銜枚輕行。旣渡水。甲軍猶不覺。旭日射山。而烟霧消。則大軍在前。甲軍駭愕。不可整。公令浦野某往觀。還報曰。敵退。怪問其狀。曰。謙信以次迴匝。各隊望犀川而去。公曰。是車輪陣也。彼將日來決戰。即成列以俟。猝而兩軍鏖戰。各隊相當。不可。

名陰評古言畫鬼者易
畫人難先修壁畫諸記事
議論之難易高明於
其難者既縛字有之
則於文字何有

顧援公弟信繁諸角某初鹿某等咸戰沒長子信義
被二創而却甲軍騷擾晴幸度不可支馳騁力戰四
面受敵身被重創嘆曰吾謬計矣遂爲越兵所刺死
野史氏曰世論兵法惟以甲越二氏爲盛而甲氏之
源出于山本氏云余嘗遊峽觀所謂甲幣者純粹精
金較之今幣一可以當五而斗斛權衡今尚使用之
此可以想當時封內之治也蓋自公用晴幸內修外
攘國富兵強則晴幸非獨達兵法而已也

方壺山人傳

方壺山人姓佐佐木名禮字伯厚播州赤石人幼遭

家顛覆年十三親族托浮屠及長拓落不羈遂棄衲
衣勵志讀書交遊一時賢豪自謂曲學無師不知向
方負笈抵筑前執贄於龜井南溟從遊有年業稍成
有四方之志作詩云所賴只餘三寸舌自茲六國事
縱橫西遊薩肥東極輿羽徧覽名山大川幽遐怪譎
之狀一一達之於詩嘗宿一豪家適中秋里中畢會
分韻賞月衆推敲未就方壺蹶起拍案朗吟云誰言
日本東夷濱日出之邦月亦新三五夜中新月色
光借假大唐人自稱許大白落我殼中矣既而屏跡
總房之際放麥蘖食甚隆冬服短褐頗有托足無門

名陰評古言畫鬼者易
畫人難先修壁畫諸記事
議論之難易高明於
其難者既縛字有之
則於文字何有

行雲樹遺稿卷下
之悲時。福島領王山村蘇門公。素尚文雅。愛方壺詩。
起而客之。遂器遇焉。其修鄉校也。方壺與有力焉。又
花晨月夕。必相陪遊。今所傳忘形集。卽其唱和詩也。
蘇門公之在江戶也。以三月三日。絡禊事於赤羽邸
苑池。都下一時名流會者數十人。方壺奮曰。是千古
韻事。流觴之間。累篇立就。就輒驚人。於是方壺詩名
始顯矣。無幾蘇門公捐館。方壺乃往來于甲信之間。
攜錢入酒肆。呼途人共飲。醉極。鳥鳥哭泣。一日遊鵝
湖。至某家。一士來謁。方壺厭其俗。且笑僻陋。其人彈
詣。入壺嘲曰。我詩仙也。子何責以人間事邪。其人

愈不平。大結文士。欲以應酬聯句窘之。方壺環視。皆
如。舐毫之際。旣賦數首。意皆挾譏諷。大壓坐人。坐人
遂駭散。久之飄然不知所之。忽又來于岐蘇。謂山村
君曰。予耄矣。近行江戶。取一文於吾友滄洲。將樹一
石以遺蜚鴻之跡。又出一詩。請并鐫之。君爲擇勝景
之地方。壺大喜而去。復入江戶。寓僧寺。孤影煢煢。一
日攜瓢出。立飲橋上。酩酊謂旁人曰。山人今逝矣。投
杯而歿。時年七十餘。方壺頗好易。遂莊子作文。雖不
脫李王之摸擬。氣沉而法嚴。其爲詩。目中無人。固不
與時調合。常慨詩風之委靡。故談及詩。則激發憤勵。

川田興曰筆鋒森然藻
思如湧便之在於虛處
新志中又何擇焉
名傳曰是坎傳之所以作

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不足當意皆罵而奴之善草
書有索者輒命酒而後揮醉墨淋漓怪岸欹斜殆不
可讀及晚詩益奇而如咳唾不收拾故多不傳
野史氏曰余幼時見一老翁鬚髯毵然浩歌而去
以為畸人後遭之於途朱顏勃勃負大瓢曳長筇兒
女為羣隨之老翁踞石拋梨栗問之則方壺也或曰
方壺非畸人也其父被刑傷不可忍故佯狂送歲月
耳噫可悲哉
良寬傳
余嘗讀伴蒿踐畸人傳山林隱逸之士接武繼踵而

今則寥寥乎無聞豈厭世之溷濁伏而不見邪吾聞
越後人三浦伯厚說僧良寬事其跡亦奇矣余恨其
名不出于此越久而將澌滅故次而傳之

良寬本長岡藩士也姓小川稱作左衛門幼而不羣
長而寡嗜欲不治生產疎懶為習不能整襟接人年
二十餘托病致仕一日與諸友遊妓院歌呼酣醉自
金立散乃剃髮自號良寬西遊京師經三四年而歸
結小庵居長岡山中逍遙自適其詩曰春日尚和清
鳴鈴出東城青青江畔柳泛泛水面萍鉢香千家飯
心比萬乘榮近慕古佛跡次第乞食行蓋實錄也嘗

行雲樓遺稿卷下
抵民家乞食。會其家失物，疑而縛之。良寬低頭無言。偶有識良寬者，救而得免。其人曰：盍辨諸？良寬慨然曰：辨亦不免。不若不辨之爲愈也。有惡少年，聞良寬不忤，誑而俱乘舟，迫而落之於水，殆將溺，而無悔色。常衣敝衣，徘徊市上，人贈好衣，直着不辭。遭饑寒者，解衣傾鉢以與之。一夜盜入其庵，四壁蕭然，無所獲。良寬脫衣與之去。尤愛小兒，常滿庵中，終日嬉戲，其受愚弄，嘗與羣兒迷藏。良寬作伎，又瞑日待報。日方暮，兒輩不告而散去。翌日來見，瞋目尚在其處云。良寬善詩及和歌，尤工草書，變動如神，而不肯輕一揮。

有鄉豪園植牡丹，每歲花時，良寬求賞，必折花去。主人嘗需良寬書，諾而不果，因設計使僮報花期。良寬踉蹌至，亦折數朶。主人佯怒，閉之一室，置筆研於其中。大呼警守者曰：書則縱矣，不然勿放去。良寬乃書俚語，意謂可欺不可誣。主人嗒焉自失，歸途見芭蕉抽翠如碧琉璃，拈躍拔去。良寬甚好毬戲，故欲得書，則先贈繡毬以賺之。輒欣然援筆，如其他物，雖珠玉而不顧也。江戶人龜田鵬齋遊北越，觀良寬書，大驚。往訪其居，會良寬坐禪，鵬齋侍坐半日。良寬察其非俗士，欵晤移晷，鵬齋退，喜曰：吾於草法，又長一格。益

記事之文君所長歟佳製

鵬齋以草書名于天下者。亦可以想良寬之精。於是技也。天保某年歿。歲六十餘。歿之前數日。青津里止某來訪。良寬笑曰。曩年弛擔於子家。尚記乎否。某不解其意。索於家而得一行李。閱之。貯三十金。蓋豫備身後也。所作草稿。隨手散落。得其書者。錦軸以裝之。比渚外史曰。昔有一僧。住四明。常荷布袋。與兒輩戲。市上良寬庶幾其人歟。觀其食魚不絕葷。其非佞佛而然。唯好禪理耳。顧其西遊與偉人交。必有足記。而不傳。惜夫。定之按。津田于園為予說。聞之。越後人良寬。本州寺泊人。世業賈家。頗饒。至良寬棄為僧。依此則。是傳曰。長岡藩士。首誤。今不敢妄改。姑錄於此。

與武居見龍書
行將遊江都。足下辱一言於未謀面之坦。坦常恨未識十室之邑。有如足下者。前日足下飄然惠臨。立談之間。未暇吐一言。匆忙相別。然而坦不審足下學問趨向何如。或謂坦曰。見龍居湖畔。門少俗客。家多藏書。硯田筆耕。授徒村閭。暇則摘野蔬。釣澗魚。所謂草土之士也。就問其文章。則曰。拳拳服膺。皆川氏坦。憮然不喜曰。咄。見龍高尚其志。而安于卑下。何不以古人自期耶。坦既辱其眷顧。不可默止。請苦口以布腹心焉。坦少欲學文章。寒鄉無師友。且乏書籍。會有跡

淇園所著助字法者。反覆讀之。其譯助語頗詳。意謂此老精助語。必善綴文章。稍長遊京師。執贄於豬飼翁。翁喜論文字。偶出淇園文集。令讀之。雖黃金乙其所批。削鑿鑿乎中其竅。乃知執繩墨者。未必能造大廈也。竊以爲文章雖未技。而關係名教。非徒區區工拙之間。淇園文集。其失體顛倒。姑置之。稱呼舛訛。名義繁亂。事或涉僭踰。名分不可不正。請舉豬飼翁所改竄以示足下。足下閱之。昔者元祿享保閒。言語文字之道未闡。先輩動輒有紕漏。是時運使然耳。輓近文化大闢。乳臭小兒亦知事體不可苟。而淇園闢物。

學拘束細事。而昧乎大體。何其鹵莽也。頃讀此小路寵所撰某樓記。行文中用上大夫等字。聞寵亦出于淇園門下。要之淇園爲偏貽謬耳。何足深責哉。足下推尊其文章。恐以蟻螂爲蘇合。往往蹈覆轍。坦非敢吹毛求疵。好爲詭厲也。若夫淇園學術迂癖。器局瑣碎。而無見識。足下自能辨之。坦大稟下愚。然求益不怠。與朋友切磋。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其互持不相下。往復論辨。不究則不措。雖然。自知學力甚薄。見識不定。今所質足下亦焉知不妄謬百出哉。伏望足下多聞。有以教之。

書疑孟後

所貴乎讀書者。篤信其道也。篤信而好之。好而不措。反覆玩味。必有疑而生焉。苟讀書不至為疑。則未足以為讀書也。昔者孟子出戰國時。獨以斯道為己任。其所著七篇。排斥異端。而講明正道。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大且偉矣。後世推尊其書。與魯論駢稱。未嘗有疑之者。及趙宋司馬溫公。以博大之學。具卓越之識。而疑其言。遂作疑孟一書。觀其所論。則有確然不可拔之證據。余意謂假使孟子起於九原而見之。未必不改其過論也。如公者可謂孟子忠臣矣。或曰。孟子

川田興評未改有力

亞聖也。自非顏曾。孰可得而疑乎。曰。否。讀書翦之朋友。徒記其名字。識其狀貌而已。而無切磋磨礪之益。殆與不交均矣。語云。與朋友交信。信之又信。是則疑之所由生也。雖然。余深信溫公所著者。抑有說焉。公立二朝之間。改革新法。救斯民於水火之中。施實際。不愧其所讀。與夫王充輩吹毛求疵。好議前詰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若夫王安石以周官誤天下。縱令其言一一不差。周公之制作。豈足以信之哉。余故曰。苟讀書不至為疑。則未足為讀書也。

書戴曼公書牘後

名陰評結尾自來整詩得
未殊妙政陽公醉翁亭記
亦用此法

不肯貶衣服爲辮髮虜。高蹈東海。投君子國。氣節昂
然。朱舜水之亞也。斯人也。固可崇矣。其筆蹟亦豈可
不崇哉。赤羽子光得其書牘而藏之。非特愛玩翰墨
之妙。而繼述家學之意也。自夫痘疹傳流于我邦。
雖名醫輩出。未曾有能究其治術者也。而斯人歸化。
傳治痘術。爾來授受有人。則有功德乎赤子。宜祠而
祭之。蓋子光治痘之術。受之於先考。俊騰翁。俊騰翁
受之於池田氏。池田氏之祖。受之於斯人。斯人爲誰。
朱明道。氏。姓。戴。名。笠。字。曼。公。號。天。間。獨。立。寓。于。黃。檗。
山。其傳詳于康熙書畫譜云。

書脩齋詩卷後
蠶之未生也。其卵累累如散粟粒。既脫也。蠢蠢然。蠢
蠢然。三眠三起。而後吐絲成繭。繭既成。則晒之烈日。
烹之活火。繅之染之杼機。以織之。則五色燦然成章。
乃可以薦後宮。制御衣也。夫學詩者。拾句拈字。駢而
列之。如蠶卵之布紙上。推敲而眠。苦思而起。經營慘
澹。如蠶之吐絲成繭也。今讀脩齋詩卷。測之蠶則繭
也。加以晒烹之苦。與繅染之巧。而自出機軸。文章
燦然。可以薦郊廟。頌功德也。余適觀養蠶於隣家。遂
取以爲喻。而題諸卷末。

名陰評好湊合

岩陰評命意立局俱奇
自老熟假木山脫化未

題古畫

扁舟一葉。漁夫三人。形狀活動。雖不知誰所作。蓋非
凡筆也。其一隆準豐眉。狀極魁偉。扼腕提網。得巨魚。
意氣揚揚。跣立船頭。其一紅顴醜貌。眼光閃閃。左手
按魚。右手刺之。鮮血淋漓。汚衣巾。其一方面大耳。容
貌端正。自有寬仁長者之風。坐蒲筵。染箸於鼎中。乙
未之秋。余遊江門。閱麴坊書肆。購得之。歸鄉後。兩風
日挂壁。以慰無聊。偶有數客。問主人以畫意。主人未
及答。一客卒爾曰。此滑稽者。流之畫歟。顧有感於中。
托畫以發者歟。一客進曰。意畫。取喻於楚漢之際。

邪當秦之季。陳涉一呼。揮臂羣雄響應。天下分裂。
項羽七十餘戰。龍攫虎擲。屠戮垂盡。漢高起於亭長。
驅馳英傑。以定天下。蓋舉網者。陳涉。屠魚者。項羽。而
染箸食肉者。漢高也。一客曰。盍以我天正慶長之時。
事比之。足利氏之衰也。織田石府。一客自傍掩口曰。
善。不俟辨說耳。主人嗒焉。不能決其說。書以質後之
覽者。

題畫鷹

古畫一幅。古松跨壑。翠嵐橫吹。盤根欲拔。壑底嶄巖。
峭尖處。蒼鷹聳肩。下視驚濤。打崖碎沫。灑怪石。雖不

知誰所捕必非凡手也。挂壁熟視之。雖三伏日。覺蒼鷹老氣凌秋。颯颯然有聲也。

時務對

方今之時。最所可為務者。果安在哉。財乏而穀不足而已耳。所以然者。民無恒業。放僻邪侈。無所不為也。夫古者四民之外無游手。今則奸貪游惰。常倍于四民。愚恐不早為之所。殆將釀國家之禍矣。何謂奸民。出入權貴。為賄賂之媒。是也。如其害大。足以蠹國。小足以沮令。何謂貪民。與官吏比周。希上旨而營私利。是也。如其害小。不通財貨。壅塞穀物。何謂游民。博奕飲

酒橫行。村閭是也。如其害破風敝俗。犯法蔑上。何謂惰民。不事職業。徙遷無恒。是也。如其害逋負不償。以欠上用。此四者之於民。如稼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除而去之。而後牧民之政可得而施也。蓋國家昇平之久。人力弱而稟氣薄。商賈多而農夫少。夫農夫少。則田有餘。田有餘。則耘耕疎。耘耕疎。則收穫微。而奸貪游惰生於其閒。是乃財穀之所以乏。且不足也。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設為井田。計口授畝。三年耕必貯一年之食。是故年稔則飽。不稔亦免飢餓。其法可謂盡矣。雖然。當今之時。欲行井田。亦迂濶矣。惟循其遺意。

輕徭薄賦不奪農時而已苟有求於此豈無法之可
講邪若今而五穀不稔倉廩空虛上下困頓束手無
策乘是時奸貪之民媾里正之賄賂以為胥吏檢田
之曲投商賈之苞苴以為有司糶糴之私檢田不公
官損十而民得二吏收其三里正取其四雖欲無逋
負而得乎糶糴不公商賈握柄低昂乾沒唯意所肆
雖欲無壅滯而得乎如此則游民跳踉山野唾手為
渠魁折竿抽紙大呼嘯集則飢民如蠅而起毀倉破
廬掠財散穀取快於一時意謂與其坐而待餓死寧
起而取一日之飽遂使無知赤子自救饑餓而惟刑

戮之慘豈非在上者不明之使然邪以愚觀之當今
不大張綱紀嚴革舊弊因循陵夷以送歲月至國家
虛耗如沈痾痼疾不可奈何及其未陷膏肓務去其
病根庶幾乎身自全矣儼然諸侯臣民不為勦不論
門地不拘格例不次拔擢以擇人材豈無足當其任
者哉雖然章句腐儒浮藻文士無實行實才固不足
任責焉必也博學多識熟鍊古今而抱堅忍不拔之
志者可以當其任矣今之諸侯或有舉億兆之民命
而委斯猶費豎之手者彼誠何心哉愚竊以謂為之
策亦不甚難在上者能使四民盡其職分之當然而

名陰評策似太簡以段一
篇皆子宜致詳志

已。所謂職分者。士講武事。農就田畝。工挈規矩。商通貨財。何暇爲放僻邪侈哉。然而正之以禮。率之以儉。興教化。勵廉恥。濟濟之美。赳赳之俗。可旦夕而見焉。方今談經濟者。不過剝富民重賦稅耳。愚嘗讀史。百姓足而思亂者。未之有也。今使民無一絲一粟之餘。所謂竭澤而漁也。烏乎民逼饑寒。或將爲不逞之事。豈可不深謀而遠慮哉。

井田對

任天下之人事者。必審古之法。通今之情。而後可舉。積習之弊。以復因循之政也。苟拘古之制。而不通今

之事。譬猶占幣雖精。銖兩殊制。不可用之於今也。唯天下之遠。才能鑿古幣而制今幣矣。蓋戰國之時。文武之澤既竭。而周室之政不復行乎天下。諸侯力爭。加之邪說紛紛。競助其虐。爲之下者。外疲力役。內苦重斂。父子不見。兄弟離散。孟子出於斯際。斷然以天下爲已任。以謂救之之術。在于行王政。而經濟之要。未始不以經界爲急。然而井田之法。廢壞已久。典籍散逸。不可復考。觀其所告滕文。只舉其大畧。要之使任之者。潤澤之耳。乃知雖孟子亦不過因時度勢。以立之良法也。豈非所謂鑿古幣而制今幣者邪。或曰

井田者萬世之通法也。張氏有言：縱不能行之天下，猶驗之一鄉，可與學者議焉。然則井田行之于今，何難之有？曰：昔者王莽依古制，更名田，而天下之民，愁苦怨叛，俱起而滅莽。當此時，漢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斯言也，可謂審勢矣。而張氏則曰：斯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吁，談何容易！夫張氏欲議古法，而與學者行之，則非同志不能行也。天下守令咸如張氏，則百姓安矣。不然，則其不為莽者幾希。張氏之言曰：買田一方，計人數

以授之。一方之田，數百之人，輒可也。通天下之人，則天下之土有限，以有限之土，授無限之人，其能一夫授百畝而足乎？王安石為令時，行利政而有有效，及施之天下，則禍國家。且宋之時，賦稅課調重於前代，而上用猶不給足。井田之法，豈可行乎？我邦古昔制田，方六尺五寸為一步，以定租額。及豐臣氏檢諸州之田，縮五寸為六尺。烈祖亦從其法，遂為承世之法。而國家經用給足，治化之隆，迥出於唐宋之上。所以然者，人口衆多，不可不為斯舉。是亦自然之勢也。於今欲行井田之法，雜役紛興，上下困乏，天下必自此

李廣業評經濟議論
貫徹文亦勝前篇數等

多事矣。唯能畫止潢沔而除艾苛虐。則刑政得宜。庶民不爭。何必紛錯為此舉哉。耶律楚材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繼今立法亦不過用此意耳。

諫開墾狀代

臣伏惟癸巳以來。連歲不稔。屢省租稅。國用不給。至減士臣俸祿。日宰臣議。浮屠巫醫至百姓商賈。苟有便利于國者。各具狀以上進焉。臣雖踰職。不可默止。臣竊以為。臺下廣開言路。旁求芻蕘。改革舊弊。勵精政務。臣民之大幸也。既而聞有建開墾之議者。臣深推其意。闢新墾而棄舊田。於國無所少益。非特無益。

宥陰評有限之水灌無
限之田。句出之於解。詭詞
文成。往樣。意自流。注
須有高量。

有所大害。夫墾田者。誠富國之良策。而上下之公利也。故自古開墾田者。課富者出其費。募貧者出其力。捐數年之稅。使其佃之以償其費力。而後收為官田。鬻為民田。則上下均得其利。乃庶幾有益于國矣。今如建議者。說先請有司。視其地理。鑿渠而導水。鋤其草萊。出其傭費。而後為私田。賂有司。輕租稅。獨得其利。而有司亦編出籍。以納租稅。較之舊時。似有益。而臣之所以為有害者。何也。以有限之水。灌無限之田也。蓋某川下流之田。其初開墾之時。量水為田。耕耨歷久。近地日闕。所溉之水。常不足滿也。故旬日不雨。

名評歷陳時弊終不除際

就實際議之明快痛切
雖有敗句不妨也

淤泥亦龜裂矣。今開墾田分其上流而導之。苟水無不足邪。則必為良田矣。而其下流滂沱之田。悉為赤地。則歲歲旱凶。租稅不納。欠逋漸積。胥吏督責。則富者破產。貧者流亡。至野有不耕之田。是特田籍租稅有增。而官廩收納不足也。昔在曹魏之時。欲廣田畜穀。使鄧艾行之。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理。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苟如艾所見。量水為田。則必有益矣。臣嘗業醫。往來民間。熟知民情。去歲新穿一渠。自某原抵某村。其間地勢高低。深者數仞。淺者數尺。糾曲轉折。從水之所趨而鑿之。當時有司以為無

龍川口角

野田苗圃評好典故
自何處得未一篇指曰
於最後出之妙

所害。然未幾。左右之田為渠水所浸淫。木根腐壞。不熟者十居七八。民酷苦之。而其所稅之田。不足以償所鑿之地也。何況備役費財。亦非區區之舉乎。伏惟臺下。繼祖宗之業。養祖宗之民。今開祖宗未曾有之地。而使祖宗所愛之民。至破產流亡。臺下將何以對祖宗乎。語曰。國以民為本。民以田為本。田以水為本。本之無有。國何以富哉。願臺下。臣狀於宰臣。若使其言有所取邪。臣請審陳之。臣區區之言。固不止于茲。冒瀆尊威。罪在不逃。謹俟斧鉞。

驅窮鬼文

行雲樓遺稿卷下

文

十九

窮鬼何物。我不汝親。汝有何義。永爲我賓。老僧相我。曰脫貧緣。奈何至今。苦乎窮貧。硯田筆耕。矻矻索錢。嚮汝不到。今我拖紳。汝有何怨。使我躓頭。我視汝貌。蓬髮如銀。破箠敝囊。白日駕塵。飄飄乎嘯。啾啾然嘖。月夜戶外。兩日竈前。眼視日挑。鼻齜口涎。朋儕黨魁。見食爭先。有禍則嬉。有福則瞋。其設心毒。其秉志偏。剖判以降。白鬼紛纒。未聞如汝。頑靈冥神。自我有室。既十餘年。美服麗衣。未曾褻身。嘉肴旨酒。未曾濡唇。支頤而坐。曲肱而眠。紙窗竹屋。聊耽吟呻。羸妻拮据。首無華釵。杼機徹夜。井臼挑晨。蛩鳴桂底。雪灑牖邊。

無冬無夏。百端苦辛。糟糠不飽。實汝使然。我聞歲暮。物皆就新。月窮則除。具日在寅。街鼓送臘。寒燈照隣。酌汝一杯。我無車船。秣汝風馬。脂汝雲輪。顛項之墟。鬼魅集禋。汝往營宅。以迎青春。汝若不去。我有經綸。行矣汝監。勿益其愆。

牧牛者言

木公子行西郊之陂。清流妍妍。草軟如茵。木公子臨流藉草。忽聞笛聲。泠然善也。旣而有牧牛者。木公子曰。肥哉牛也。是浴皦皦之澤而然耶。牧童曰。旣無驩虞。何說皦皦。方今之世。國君有見牛斃。鯨而起。不忍。

之心者乎。宰相有調理陰陽問牛喘者乎。委吏乘田有能乎其職。茁茁壯長牛羊者乎。處土有伏草莽叩牛角而歌者乎。既無驩虞。何說皞皞。木公子曰。然則牛所以肥腩者何如。牧豎曰。古之用牛。不過挽車耳。白漢啟牛耕。牛之死乎。耕過半矣。今之牛勞。非古之比也。肥腩何與焉。木公子曰。天之生物。各竭材力以適用耳。牧豎曰。苟以煩用爲竭材。天下之事。如拔牛毛。無所不至。其誤不翅呼牛爲牡丹也。吾固厭煩言。乃洗耳而去。木公子憮然爲間。曰。夫貌之陋者。其心必仁。彼仁者歟。仁道之不行也久矣。彼有激煩政而

言歟。噫嘻。余亦棄煩就簡者。而彼尚以爲煩。是吳牛見月而喘者邪。自非葛盧孰能辨之。

其請記正直翁事。昔有二翁。一曰正直。一曰貪饕。正直家畜小狗。略解人意。正有酷愛之。一日牽出野。狗堀境而得金。貪饕聞之。強假其狗。出野使狗堀境。狗駭走。貪饕怒殺之。埋而植松。正直屢促之不還。既而告其實。正直驚且泣。尋其所瘞。松已數圍。乃伐作杵。曰。與媪舂麥。粹而肯。貪饕來責曰。松我所植也。奪杵白而去。與媪舂麥。麥腐臭不中食。貪饕大怒投之于火。不燃。與其餘燼。

於正直。正直斧以爲薪。布其灰於壠上。風吹着樹。樹皆花。正直自竒之。收而歸矣。會吏檢田。正直囊灰上樹。吏恠問之。則曰。爺能使枯木花。吏試之。颺灰輒化。吏告之於侯。侯召觀之。賜衣及金。貪饕羨之。竊盜其灰。以俟吏之檢田。年豐不檢。偶侯遊獵。貪饕以爲時。一如正直所爲。則灰飄蕩。從者皆掩面走。侯大怒。縛貪饕。笞一百。使放而歸家云。余幼時在母膝上。常聞此話。及長。察人情。視世態。爲貪饕者多矣。諺云。正直之頭。鬼神守焉。於是乎信。

雜記事

木村長門守重成之妻真野豐後守賴包之女也。妍麗而順。最爲重成所愛。及大坂之將亡。重成不食。且有側容。真野氏性慧聰。頗知中外動靜。雖其密謀。預有所承迎。因謂重成曰。君去年今福一戰。何愧乎。關東五十餘萬之師。然易渝者心也。難勗者死也。當死而不死。其羞甚於死焉。君之不食。妾之所以不解也。重成笑曰。五穀入胃。經廿四時而消。吾固嫌穢物。出於潔心耳。真野氏欣然而退。乃書心事。入寢室而死。時年十有八。嗚呼。死實難矣。真野氏果矣哉。予獨取乎死而有益也。當此時。身爲天下之母。而不能修女

德。瞥然招亡滅者有矣。彼何人耶。真野氏之風。則宜少知愧也。雖然有此夫。而有此妻。天之所以錫類也歟。

荒木又右。幼時與同年友獵于烏籠山。山中日暮。友曰。來路遠。不如取乎捷徑。又右曰。有盜不可行。友曰。怯哉。遂先行。過巖上有壯夫。眠其下。鼻息如雷。友曰。是也。竄伏而過。渠必追矣。示勇可也。俱溺其面。壯夫駭覺曰。童子膽氣可愛。護送數里。其友行歌山姥謠。發聲高朗。既而戰慄不能揚。壯夫笑曰。此兒客氣耳。顧又右曰。子沈勇也。吾送至此。有所試也。壯夫後與

由井正雪為刎頸交者。柴田三郎兵也。京有賣穀者。娶妻數日。請去。問其故曰。良人買以大斛。賣以小斛。是積不善也。妾懼後禍也。其夫曰。然吾將均之。妻曰。良人業之幾何。曰。十年。然則既往之罪。尚不滅。今而後十年。以大斛賣。以小斛買。乃可以贖前罪也。其夫從之。於是賣者賣焉。買者買焉。不出十年。遂大富。

大石良雄贊

一爲人臣。白不顧身。銘肝嘗膽。枕戈臥薪。能斬仇讐之首。遂寢亡君之神。比之古人。誰歟。等倫如豫讓之

於趙如張良之於秦其智其勇不愧大臣然其未成也混跡於花月之塵人以為蕩子吾不敢噴其既成也知名於宇內之人世以為英雄吾亦何嘖無他其量如海其心如春譬之龍騰而鳳振嗚乎是謂昇平之祥瑞豈其不真哉

硯說

友人某閱骨董肆得古硯形如金瓶色赤而質膩鑒定以為端溪所產誇以眎人人皆羨之或欲以物易之甚則欲奪之某愛護之至行則佩之寢則懷之不頃刻釋手也一日某洗淨垢汗乾而視之磨墨處隱

隱見黑色因拭之則漆泥剝蝕頑乎粗石也某發怒欲斧碎之余謂某曰止焉硯乎何罪子不購硯舖而取骨董不捐多資而得尤物固非止也為猶賈所欺不亦宜乎雖然物之賈也可閱日月而見也若夫大奸巨蠹粉飾炫耀者子將何以辨之邪子藏此硯以為規戒可也

碌碌山人印譜引

碌碌山人過富岳之麓踰駒山之巔而訪余於鵝湖之北渚余叩其所經歷則攀嶙峋之巖投哈呀之洞冒魑魅罔兩之所潛匿衝怪禽猛獸之所巢窟而驅

行雲樓遺稿卷下
不帶寸鐵也。余固怯弱掩耳而走。山人胠遊囊一
卷曰：是黃神之靈符。佩之怪物不敢近。余繙而閱之。
則其所鑄印譜也。肉用丹砂。泥鍊綠青。高深者奇古
者勁削者嫺雅者大如斗者小如粒者。纒纒纖綴者。
斷崖絕壁者。陰陽相間。低昂相含。爛然粲發。令人目
眩。不能熟視。其字則湯盤殷鼎。秦璽漢章。大小之篆。
莫不臨摹焉。其財則金三品。玉五色。名匠之斲。猛獸
之角。與夫太宰府多賀城之瓦。甄莫不收拾焉。若夫
鈕則龜螭龍蛇。狻猊靈芝。亭臺連環。應其所需。而裂
造之。余曰：楊雄氏不云乎。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而山

人壯夫也。非恃此區區而慕虎馮河者也。然以屠龍
之手。操方寸之刀。矻矻乎求名利何邪。山人喞然曰。
吾固碌碌。譬之趙佗稱帝。聊以自樂耳。余乃爲之引。

采蜜者言

有采蜜者。每秋來賣。余諗之曰。止哉。不仁之費。貯亦
何爲。夫蜂也者。集朽枯。造窠房。朝去尋芳。暮歸釀蜜。
以爲三冬之禦。汝不恤而采之。甚哉貪財以害物也。
賣者愠曰。迂哉言也。請爲子說。所以收蜜者。昔嘗觀
世之采蜜者。着草衣。防毒螫。薰烟火。覆窠房。使之不
復得經營。吾則異于此。旣見窠房所在。察其斲之多。

君臣曰善事事狀
又有用文字之世政者其
不報也耶

寡。潰以竹竿承以器皿。滴瀝從分而采之。必不多。貪
貪多則飢而不蕃。况敢忍害之乎。是故每歲采而不
竭。譬如什一而稅。曷如今世重斂乎。且夫吾春耘秋
收。不懈不怠。減食薄衣。儉嗇而畜。何殊夫蜂之釀蜜
哉。子將悲蜂而生之乎。抑將告蒞事者而除民害乎。
與其傷人。孰如傷物。余赧然不能答。古人有言曰。竭
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斯言果信。

天下有不可毀之人乎。周公聖也。攝位為政。而被兄
弟之流言。子產賢也。以禮治國。而遇國人之囂囂。顏

子簞瓢之操。而有竊飭之誦。曾子純孝之資。而有殺
人之誹。孟子之賢。韓子之忠。而不免薄父傲上之譏。
則天下豈有不可毀之人乎哉。顧毀人者何為。而為
人所毀者何由邪。木之喬也。風搖之。石之確也。水激
之。君子之賢也。小人毀之。是故楊柳之柔嫵。無折風
之懼。松竹之挺節。有壓雪之患。無他有過人之節者。
得過人之毀矣。然而君子亦信謗何邪。高山之溜。可
以穿石。深壑之霧。可以蔽日。君子之行。堅于石。歟。君
子之心。明于日。歟。小人之譖。甚于溜也。小人之蔽。昏
于霧也。一人構謗。笑而置耳。二人則疑。三人則信。故

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大抵毀之來也。有四焉。曰。官
曰。怨。曰。交。曰。學。女無美醜。入宮被妬。士無賢愚。入官
被惡。是官途之情也。君子端正。小人委曲。是取怨之
理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是背交之
本也。學業益進。名望命高。是猜忌之端也。其爲言也。
如弩而發。不可得而禦也。如雲而變。不可得而定也。
山谿不足以比其險。河海不足以况其深矣。故曰。川
不可防。言不可弭。自非聰明遠慮。達人情世態者。殆
將爲其罪中。而况人情易毀而難譽乎。吾觀毀人者。
有文藝。則訾其素行。有德行。則訐其陰私。若其文行

無可指摘之釁。則舉其父祖之跡而毀之。於是天下
固無不可毀之人也。因察其毀人者。文藝必不及其
人德行。必不過其人。行狀不可問于世。陰私不可告
于人。而至父祖之積不善。赫赫在人耳目。而不可掩
也。嘗試質之百千。不誤一十矣。雖然聽者不察。雷同
附和。舍半生之正觀。而取悠遠之泛議。是亦小人不
好成人之美耳。嗚呼。古往今來。正人君子。懷沈寃。抱
隱忿。而不瞑地下者。幾何人哉。豈可不懼且慎哉。

峽中小志

余齋東游之志久矣。戊戌之秋。一旦有所感。

告兄德卿以負笈之意。德卿可之。乃俱請家
慈。家慈許之。奉狀乞于官。貺三年之暇。余喜
不自勝。匆忙行李。以孟冬十一日啟程。經
六日達于江都。途中抽行硯。且記且行。不紀
日月行程。隨其所得耳。

白風訪入甲斐。向富岳而行。烟消日出。岳蓮秀于湖
上。宛如美人窺明鏡。而湖邊亂山。圓熟淺近。只八嶽
足記焉。其秀拔奇峙者。曰權現峯。圓而童者。曰阿彌
陀。雲氣覆于巔者。曰藥師。嶄嶄危巘欲崩者。曰赤峯
其餘四岳如犬牙相摩。爭出奇狀。抵神戶原。路羊腸

而下。有關曰山口。是爲信甲界。野愈豁。路愈坦。松林
陰森成行。曰白洲。二川橫斷。林中沙石。皚然平壠。數
百畝。產葭菰。曰真木。曰龍王渡。穴山川。右山蜿蜒連
亘數里。左則嶄巖峯。如列矛戟。如立障壁。如鳥聳
肩。如鵬張翼。其豁衍嵌空處。爲偷兒窟宅。七十里間
無一圓利者。徠翁所謂峽也。新府城在其上。而釜無
川迴流其下。大石礫砢如巨象。如廩屋。實天造地設
之險也。偶舉日蓮岳巍然。岳雪與輝光映發。爲淡紅
色。其前地藏驪駒諸山拱者。跪者。蹲伏者。屈膝者。如
羣仙朝于太乙翁。倏忽流雲周環。迥與諸山絕。峽盡

地曠逶迤田間抵甲府府民數千戶市肆頗殷富街衢棋置隱然一都會也府城壞圯斷塹頽墻殆將荒墟嘗讀峽中紀行方徠翁巡視城中土木紛興人工蠟集竹木門堤生玄芝嘖嘖稱瑞祥其盛可想見也渡伊澤川蓮岳入橫嶺側峯閒厓露其頂如白幢益步步顧望如與故人別渡笛川有節婦阿栗碑文字簡質與其事稱抵勝沼平阜高低目力所極結蒲萄架鬱實纍纍如鮫人垂淚成珠買一籠味異常土人云自此山閒陂陀皆蒲萄每歲運江戸不知幾十馱阪路稍仰左得磴道有鐘樓扁曰柏尾山鑿石崖而

通路曰橫吹石稜嚙鞋如行折戟上既而紆回轉下其關曰鶴瀨有碣曰巨勢金剛地藏尊乃沿小流得一壁岩濺以水諦視良久佛像隱隱然現出嘗聞鬻尿和墨書石浸滌千歲不滅或用之耶小店賣砂礫曰金龍石投之火中變幻活動如尺蠖屈伸筱籠嶺不甚險溪流瀉下淙淙絕響則巔及下頗急如翅而蜚老杉一株大十圍七百年外物嶺下村蒸不稔以來廩屋不耳梁折柱仆聞然無人爲之慘然抵白野村拜謁菅公祠磴道數弓入華表有草似蘭而軟曰露時雨二三月間紅花盛開人如小兒拳信中所無

抵花咲。憩茅店。蓮岳立于墻頭。八朶插天。光彩欲流。有遭故人之思。渡大月橋。壯流瀉瀉。以其源出于大麓。水寒履之如水。左得一山。孤絕盤踞。山腹巨石重疊。礮石錯落。曰岩殿。小山田備中之城墟。濠塹尚存焉。猿橋。驛在一盤石上。其橋猿翁所造。鉅材累架。無一柱。類神工鬼斧所爲。凭欄下睨。水際三十餘尋。兩旁如削。上人云。其腹有坎窪。歲旱汲涸。其水輒雨。猿橋而鳥澤。而犬目。名似非偶。然此際地瘠陋。不可耕。倚山植桑。養蠶爲業。郡內絹所產。路旁一松樹。盤根錯節。曰千貫。雖捐千貫錢。而不可移。所以受名。過野。

田尻。右轉左迴。入山。逕有瀦水。深碧如藍。呼曰濁池。每年半夏日。甲相之蛙。會鬪于此。明日傷尸漂池云。抵芳野。僕云。有捷徑。曰二瀨。越比官道。如弓與弦。因取捷徑。渡桂川。踰牧村。又渡桂川。捷則捷矣。然而險峻。上下榛莽。塞逕。滴瀝。汗石。滑不受趾。欲仆者數。無他捷徑。之所以殊正路也。抵四瀨。店頭迴望。小佛嶺。如土阜。可一躍而越。及隋。陔路極峻。舉趾高於帶頭。脚相送。氣息喘喘。喉中成聲。既過半。而憊頓難進。顧後則蓮岳。翹然乎雲表。而左頰突出。一疣大損姿態。心爲之缺然。須臾。雲霧冥蒙。余乃戲曰。山靈欲掩其。

醜邪。偃僂而登。蛇盤磬折。漸達于絕頂。南北諸山。層
疊如波濤起伏。交蔽相含。東則眺觀豁如。總山一抹。
雲歟山歟。混混濛濛。不可辨。蓋自此至江都。坦路如
砥。其直如箭。

行雲樓遺稿卷下終 伊藤定之校字

栢堂遺稿序 邇者不刊者以久矣。以栢堂遺稿。其

卓然立志之士。至易賁時。焚著書。破草稿者。古昔。選
選有之。蓋其德行事業。可傳于後世。固不俟言語文
字而後顯也。後世則寥寥希聞。徒空言之務。以為不
朽之業。專在于此。要之不過求譽而名之資耳。噫。此
念也。既不可傳于後世也。然則其所欲傳者。乃其所
以不可傳歟。亡友佻藤飛卿於父母則孝。於兄弟則
悌。其為人。徽柔沉默。狀貌不稱心氣。與余交十年如
一日。未嘗見恚色。激論而行義。侃侃然。有古人風。家
世業醫。年僅二十。能治老醫難治之疾。鄉黨隣里。賴

以爲安。性好讀書。精力過人。議論有足發人心胸者。殆乎所謂德行事業。或可庶幾者也。而丁酉孟冬。惟疾而逝矣。嗚呼哀哉。其初疾也。吾兄東庵療之。謂爲不起之證。時余亦臥病。聞其危篤。力疾而往。比踰嶺。飛卿已瞑。因撫尸慟。鄉里遠近。聞計來弔者。哭不絕聲。既殮而葬。其父持大筆謂曰。此兒所遺言。以贈于余。受之。又哭痛悼之餘。將求其遺稿而還。則曰。兒預知疾之不起。前數日。自投藥爐而燼。蓋其志固不欲以此屑屑空言而傳也。較之求譽而名之徒。豈唯星淵哉。然則其所欲不傳者。乃其所以可傳歟。去歲余

應永井某招。而治其家人之疾。疾既病不可藥也。其家嘆曰。使元達猶在。則豈至于此也。乃知飛卿之死。鄉人若喪親戚者。其有以哉。余抵真定寺後山。拜其墓。設香而祭。松下片礪。蘚苔已埋之。夕陽春山。牧犢歸來。而躊躇不忍去也。曩年飛卿在江戶。眎余以近文。余謄而藏之。又得數年前與飛卿所課詩於篋篋中。因收爲一卷。恐非飛卿之志也。雖然。詩文者精神之所寓。而雖於飛卿則緒餘也。於余則遺澤也。况有行與事可傳如是者哉。是固宜敘而傳也。抑又有所感焉。余少有三友。曰大熊玄賀。曰澁川松軒。而飛卿

其一也。皆年僅二十餘而死。玄負幼工書法。松軒不學而善畫。今皆爲世所珍。飛卿少年賦詩動輒驚人。此三子者。皆才銳而藝高也。余獨在其間。碌碌頑鈍。無一技之出于人。常爲三子所督課。其知讀書以全于今日。實三子之力也。唐子西有言。硯與筆墨氣類也。而壽夭不相近。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鈍者壽而銳者夭矣。顧如玄賀松軒者。所謂筆歟。飛卿有詩。文而存焉。猶墨也。余則頑鈍如瓦硯然。嗚呼。爲玉則碎。爲瓦則全矣。悲哉。飛卿名雄。一字元達。號栢堂。信濃和山人也。

天保十三年壬寅仲春初五詠方松島坦撰

天... 三... 中... 文... 田... 佐... 藤... 雄... 飛... 卿... 如...

栢堂遺稿文

是平與荻山君書入... 僕自別足下已三年矣。多事匆卒而未暇問起居。曠禮之罪。幸賜寬宥。曩僕寓居於湖南。獲足下為莫逆之友。足下能切切惓惓。激我勵我。於是學覺有所進。自以為自今以後。交友之間。不復有如足下者也。無幾僕逢親疾。歸于故鄉。鄉里固無文學之士。其斯夕所友者。大率善柔惰游之士。有尺退而無寸進。疇昔蒙激發者。日屬烏有。徒抱慚悔耳。一日奮然曰。男兒

欲爲文章而揚名于一世。以顯二親者。未嘗有不嘗艱辛而能成者也。於是謂二親曰。遠遊吾之志也。願負笈遊江戶。親曰。吾固欲汝遠遊。唯恐弱質不堪羈旅。汝已有志。吾何留焉。遂以四月十六日發。朋友送者相諗曰。唯志是堅。而無滯酒色。唯學是務。無安小成。終分袂而別。足一進而首屢顧。經三宿至江戶。寓鹽谷先生而學。迨援筆欲寫心中事。手澁而筆滯。憂曷乎難哉。乃歎曰。天胡產此迂男兒。以費天下之物乎。因苦思者連日。忽然有會于心。曰。文因氣而成。氣盛則文盛。氣盛者即養中之所由致。而養中者豈非

修經術之所由得哉。今吾經術未修。胸中無一物。而孜孜求於外。所謂待己太薄。而尤天太厚者矣。夫覆載之間。至於一草一木之微。春發而秋實。雖有巨細修短之不同。結實於其時則一也。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至。何事不成。自今以往。遠滋味。少思慮。灌精於古文。熟讀玩味。而後下筆。則作文何難之有。雖然。天下之俊才。以文章顯者。蓋不過數人也。而以吾之庸劣。欲列乎其間。豈不至難哉。足下才高識卓。非吾輩所可企及。然從友視志。前修之所教。敢吐蘊蓄。以質左右。幸請見誨。時方殘炎。惱人尊大人。

眠食何似。伏祈致意。

代某生與某生求交書

某再拜。某君足下。有某生者。來自京師。僕於友人家見之。一見竒之。談論日親。說足下學深識遠。君子人也。僕猶不敢信。及見足下所作詩賦。始知其言不欺我也。於是心有願父之志。僕才性愚劣。不通時事。常慨青年之易過。自責曰。嗟乎。吾之愚也。假令勤讀書。豈有所成哉。因欲博求文學氣節之士。父之以求益。恭世之自負其才者。則曰。吾何敢與兒輩伍乎。僕心有所不忍。赫然喝曰。騏驥一躍致千里。駑馬十駕。

則亦及之矣。吾非無志於道者。學道未至者也。人苟能通于六經。則於天下之事無所疑。事無所疑。則心無所恥矣。於是日夜汲汲。唯修經之勤。居三年餘。人倫物理。頗有所發明。恒見所未見。悟所未悟。姿狀情趣。自覺異於往時。心誠樂之。不知外物之觸體。嗚呼。志情氣弱者。不辱則不激。不激則事不成。今也則粹然于往時之辱也。雖然。才性愚劣。深恐志氣之中。扞故日讀古書數卷。以自勵焉。初僕之離父母。遠講學於此都者。豈有他哉。欲立不朽之業。上以報國恩。下以顯父母也。今則於聖賢之書。雖不能盡讀。亦少涉

其源而酌其流矣。且夫大丈夫欲竭力成志。或者可
期其成也。若不勉不思。而自謂不能者。欺天者耳。僕
嘗語人曰。天下之大。可以跋涉也。古書之多。可以涉
獵也。管子有言。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何
泛泛然與流俗同波。而取庸衆之謗哉。雖然。大之所
以賦與人者。豈如此而已乎。自僕之東遊。日月不爲
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亦不爲不多。而未得直諒之
士。盡力以規吾過者也。一身瑣瑣。如無所憑依。常深
歎知己難得焉。願足下亮之。幸則教示。明年將遊京
師。幸而足下猶在焉。共得吐露情實。非人生之一快

哉。

送澤田成卿敘

古人有言。士別三日。當刮目而俟焉。如澤田成卿者。
殆其人歟。成卿。岐嶺福島藩人也。嘗與余同學于晚
香樓。年少余而學長于余。余以爲畏友。相得忻忻如
也。旣而余歸于鄉。無幾。成卿亦省其親於鄉。來叩余
廬。因劇談終日。繼之以燭。成卿出一卷。眎余曰。此近
稿也。子試商確之。展而誦之。連篇累牘。不見窘束之
跡。較之行日與余同筆硯之時。雲泥不啻也。嗚乎。自
余與成卿別。未有一事之所進。而成卿則如此。加之

以歲月。勉力不已。則其造詣豈可測哉。然而余見當世之說。以爲英才者。舊年時有過人者。輒傲視等輩。輕忽古人。逞逞爲有識所鄙棄。而不副其望也。遂使其師友負不善教誨。不善勉勵之謗。豈不可惜邪。語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成卿其可不勉哉。

免俗齋記

關東山水之勝概。以上毛爲最焉。山則有妙義。孫名秀峙聳峭。連嶂際天。水則有利根。烏川奔瀟洶湧。或滙或折。以回流乎其間。奇嶮駭烈。蓋天下之勝觀也。是以好奇之士。往往裹旬月之糧。以行而探其勝。然

未能有振椽筆以洗發其山水者也。丙申之歲。余歸自江都。過其地。則千峯迎焉。萬壑送焉。欲文詩以寫之。殆不暇應接也。意謂此境山奇水清。必有考槃樓。遲趨然。免世俗而尚其志者。及抵高嶠。得若水田村翁。翁爲人端直閑雅。最好詩文。區其齋曰免俗。留余數日。使作其記。予旣奇翁。不敢辭也。今夫大夫士至庶人。生長其地。足履其邱壑。目觀其林巒者。何限。然而其所志。不過名利。即其樂亦不在幽邃也。則雖過山水泉石之美。固不異於奔走塵壒之途。是以山也不能發其奇。水也不能暢其清。間或雖有好奇之士。

裏糧以探其勝者。一入其界，則奇觀異境，輒出意外。該愕眩倒，廢然而返。又何暇記其所觀乎哉。然則自非生長其地，得淑靈之氣，而出塵垢之表者，曷能發秘而闡幽哉。如翁殆其當之者邪。翁學博而識高，不為世俗所污，自今以往，講會之暇，明窗淨几，焚香掃席，觀山容水態之獻奇於衽席間，而接其顧盼者，而詩之文之，以洗發山水秘幽之奇，必也有山靈水神，或來助其意者歟。若夫沉溺山水，而窮耳目之勝，閑散疎放，以為免俗，則其如免俗何哉。翁曰：子言是也。請以為記。

栢堂遺稿 詩

秋日閑居

和田 佐藤雄飛卿

休道榮枯本偶然，江湖廊廟豈非天。一閒茅屋詩堪賦，半畝荒園懷可遷。蟋蟀秋寒聲慘切，楓林霜緊色新鮮。物光情思同清適，遠勝朱門競麗娟。

晚望故山

雲接水烟殘照紫，隔湖羣嶺有無間。天邊抽出寸餘碧，認是儂家識面山。

春日即事

栢堂遺稿

詩

芳草淒淒綠滿墟。輕陰漠漠夢醒餘。欲聞花裏新鶯語。嬾過林間隱士家。壁上數行年後句。床頭一卷讀殘書。晚來下酒愁無物。乞得園翁半把蔬。

湖村即事

秋滿湖村烟景賒。短篷晚過釣漁家。清吟一夜君知否。月白岸頭蘆荻花。

山村秋夜

露灑梧桐水榭清。孤吟坐破月三更。山村寂寞人眠着。徹夜只聞麋鹿聲。

尋花

芒鞋竹杖獨尋梅。探盡村邊又水隈。喜見惠風真有意。溪南溪北一齊開。

暮春記所見

憔悴辛蕘空似睡。凋零桃李怯風斜。水田村口聊遮眼。白白紅紅野草花。

山居

茅庵深鎖紛華外。朝拾荆榛暮撫琴。知音獨是山頭月。夜夜清光伴苦吟。

初夏即事

別院風涼夏簟清。凭梧熟睡夢初成。晚來覺處無情

思坐聽殘鶯鳴一聲。

宿山中

鷓鴣聲慘慘月前恨。江響潺潺枕畔愁。更覺孤衾冷如水。初知身是宿山頭。

夜行

歸路漫漫魂欲消。獨騎瘦馬步清宵。孤村人靜三更後。只有山螢伴寂寥。

秋夜

西風吹冷葛衣輕。燭淚和秋似有情。半夜夢回孤枕上。窗前無處不蟲聲。

偶成

書窗人不到。靜夜一燈孤。臥見荒庭裏。螢光在碧梧。

客夜

丁丁遠漏夜將闌。耿耿殘燈影自寒。籬菊露濃花乍濕。井梧風急葉初乾。燕鴻南北春秋近。兄弟東西會面難。一段愁心吟不就。回頭背月獨凭欄。

春日野望

滑滑春泥路未乾。枯藜扶我獨盤桓。雨師洗出桃花錦。附與詩人仔細看。

春行

偶攜吟杖步新晴。時有林間黃鳥聲。垂柳舞風花醉露。郊原無處不春情。

春日雜興

不管人間閑與忙。攜筇日日弄春光。梅呈妍艷臨村路。柳弄纖柔傍野塘。日暖林中鶯語媚。天開雲際雁飛長。錦囊擬欲尋詩去。難奈鴻聲送夕陽。

畫松

巧收虬枝紙上蟠。濤聲長訝耳邊寒。後凋心事何人會。掛向高堂隨意看。

曉坐

殘月彎彎霜滿園。凭牀獨坐忘忘言。燈花瓣瓣無風落。爐火烘烘隔夜溫。鼠嚙歇來窗始曉。鳥聲喜處日將暄。山童亦慣主人嬾。飯熟多時未掃門。

即事

睡起開窗看柳條。一向斜東風如有意。吹送隔牆花。

惜春

昨夜雨聲今曉風。十分春色九分空。知情始得苟留計。急折殘花插竹筒。

四月朔日作

綠暗紅稀首夏天。幾吟舊句對征川。風光不許須臾。

事昨日黃鸝今杜鵑

春雨

三日春寒不出扉。幽窗臥看雨霏霏。雖嫌野岸花房凍。却喜林梢嫩葉肥。

春日口號

宿雨晴來景物鮮。花含輕露柳含烟。春愁早向誰邊彈。今日始知酒有權。

立春

萬木枝枝秀。草芽種種新。江山催淑氣。從是入芳春。

寒食病中作

病來旬日臥山莊。禁酒廢詩日更長。知道小園梅信到。風從昨夜送清香。

蝶

秋園回遛幾朝霜。飛舞翩翩低又揚。零落黃花短籬下。憐渠猶趁晚香忙。

栢堂遺稿終
伊藤定之校字

跋栢堂遺稿

右栢堂遺稿。飛卿所焚而履卿之所存也。焚者之意固可悲而存者之意亦足重悲也。今則二卿偕亡。子德乃欲附諸履卿遺稿以傳世。其意又可尤悲矣。嗚呼。二卿之意。從其一則違其一。一從一違。吾洵惑焉。譬之而愛憎係於人耳。飛卿知醜自憎。而履卿與子德則以爲美而愛之。爲飛卿者。雖欲拒而辭之得乎。弘化甲辰歲九月宥陰鹽谷世弘書。

行雲抄卷之九
松島履卿墓表
弘化甲辰正月十二日高島藩松島君履卿年三十
一客死于江戸其兄子德在高島聞病篤飛駟馳至
則君死已數日矣於是子德踵予屬以墓表予知右
久不獲辭也君諱垣字履卿一字元碩信濃諏方人
始祖曰小笠原左馬助政豐深志城主止三位信濃
守持長第六子也食采小縣郡傳子彦太郎政行孫
對馬助貞實移伊奈郡松島邑始以松島爲氏弘治
中爲武田氏所滅對馬助有子曰貞基六七傳家稍
衰至源右衛門政利徙居諏方以劍法授徒寔爲君

松島履卿墓表
弘化甲辰正月十二日高島藩松島君履卿年三十
一客死于江戸其兄子德在高島聞病篤飛駟馳至
則君死已數日矣於是子德踵予屬以墓表予知右
久不獲辭也君諱垣字履卿一字元碩信濃諏方人
始祖曰小笠原左馬助政豐深志城主止三位信濃
守持長第六子也食采小縣郡傳子彦太郎政行孫
對馬助貞實移伊奈郡松島邑始以松島爲氏弘治
中爲武田氏所滅對馬助有子曰貞基六七傳家稍
衰至源右衛門政利徙居諏方以劍法授徒寔爲君

五世祖曾祖諱政辰祖諱政賢考諱政長皆以醫爲業君以家素著姓而中微也少有奮拔志年十八負簞如京師學猪飼敬所門後來江戶者三從古賀佐藤二博士游旁學醫多紀氏其初至于東也突然叩予門家僮走告曰有癰而瘡瞳光奕奕云出自信山請謁焉延入曰身爲松島元碩今年二十二請受業門下予辭曰吾長君僅六歲材學淺劣靡能爲人師特以母老家貧課兒童以助養耳君憮然去明日齋川士龍書以至堅申前請士龍予故人而君嘗同學京師者也予不得已舍之待以朋友而君與童穉執

洒掃勞忻忻如也君才清而氣爽酷好古文秉筆直寫胸臆不屑屑乎辭句常服紫水心語立言以關世教爲期居家孝友二十喪父事兄如父母嘗病癱瘓其爲吮之卽瘳壬寅歲將復東問母曰令兒殖貨以侍養與立身揚譽以昌家聲孰樂母曰立身哉君乃矢寧破產以成學慨然就程而母子昆弟竟成永訣矣哀夫君以文蔭受俸若干母小笠原氏性嚴有識解深知學問文章爲可貴迨君死不甚哀毀以表墓石鐫遺集謀身後之名爲念殆乎所謂有是母有是子者歟娶大熊氏無子沒後宗族相共謀以外姻伊

行雲樓遺稿 松島傳 二
藤定章次子政正。為養子。葬訖方來迎寺先塋之次。釋益曰。光明院文譽居士。

松島元碩小傳 鹽谷誠撰
學同其志。出處同其義。勉強砥礪。相與期終始。而忽然為隔世人。其言論聲容。歷歷上心。恍然若復接乎一堂之上。則予雖不文。安得不敘而傳之哉。松島元碩。信州諏方人也。名垣。字履卿。元碩其別字。以其生湖北。自號北渚。家世業醫。元碩幼穎異。其父撫頂曰。此兒必興吾家。歲十八。擔簦學京師。又東遊江戶。時予兄毅侯下帷芝坊。晤啣寥寥。一日有呼于戶外者。予出接。一醫生年可弱冠。破笠芒鞋。面目蒼顰。雙瞳炯炯。射人。跪曰。聞先生名久。願受教門下。毅侯疑其

松島元碩小傳

鹽谷誠撰

學同其志。出處同其義。勉強砥礪。相與期終始。而忽然為隔世人。其言論聲容。歷歷上心。恍然若復接乎一堂之上。則予雖不文。安得不敘而傳之哉。松島元碩。信州諏方人也。名垣。字履卿。元碩其別字。以其生湖北。自號北渚。家世業醫。元碩幼穎異。其父撫頂曰。此兒必興吾家。歲十八。擔簦學京師。又東遊江戶。時予兄毅侯下帷芝坊。晤啣寥寥。一日有呼于戶外者。予出接。一醫生年可弱冠。破笠芒鞋。面目蒼顰。雙瞳炯炯。射人。跪曰。聞先生名久。願受教門下。毅侯疑其

無賴書生。未諾也。予曰：竒相多竒才。盍姑留而視其狀。居月餘。讀書達旦不倦。作文不期工拙。操筆立成。夜半對燈坐。忽拍案歎曰：六尺男子。安能嘗草荻木皮。栖栖候世人鼻息之爲。因相與言志。欷歔泣下。蓋予亦不屑醫者。乃恨相見之晚也。罔幾元碩歸省。其母予落魄窮甚。賣藥糊口。久之聞元碩再來遊昌平。學刻苦爲文。有死灰再燃之思。庚子歲。藩舉予命以儒員。而元碩與同舍生有違言。去還其鄉。予亦西遊浪速。踰年而歸。途訪元碩。元碩刀圭養母。鬱鬱不得意。而獨其文章褒然爲袞。高二三寸。予益悲其志也。

會有以元碩言于其君者。特命學儒。賜月稟若干。以爲資。又來江戶。入祭酒林先生之門。實爲天保壬寅。距予釋褐時僅三歲。而元碩氣骨老成。儼然自持。舉動絕無粗厲氣。又鑽研經義。信性理說。嘗見其讀朱子語類。予謂曰：文公之學。除經注成書外。盡在文集。不讀文集。而讀語類。譬猶棄醇醪而食糟粕焉。足窺文公。元碩曰：咈。此書雖成門人手。然其精微在焉。吾輩奉饗陽。必當以此爲要。其論文章。以唐宋大家爲法。則主蘗水心。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之語。故其文不求工于字句形跡。一以氣行之。有奔放不可遏之勢。

如其井田對諫墾田狀及山本道鬼方壺山人傳尤為得意以予出入明清間意不甚悅也然每賦一詩為一文更互規正指摘無遺或極口賞贊至其得意之作則矜夸相示而其敏捷多作則予不及元碩遠甚今茲甲辰正月以寒疾歿年三十一先歿手書招毅侯時疾未劇謀將就養鄉里予方在羽澤以事到家嫂告以元碩病歸狀意不樂者數日方將往問之而訃書至矣嗚呼元碩何為捐吾而逝抑學窗尋常言語今則為永訣之辭而予日中未嘗無元碩昔與元碩登愛宕山俯瞰都城鐘聲忽震驚噩欲仆滿山

傳呼有狂人撞鐘觀者如堵予亦往窺焉則元碩獐立鐘堂下冷笑曰驚破都人士之夢耳其少時意氣率類此

鹽谷誠曰昔者魏冰叔謂侯朝宗曰予每讀朝宗文如常勃敵驚心動色目睛不及瞬使朝宗不早世得竟其所學則豈易及哉予之於元碩殆亦然噫

...

...

佐藤飛卿墓表 鹽谷世弘撰

知人自古以為難矣。吾未深悟之於心也。其深悟之於心。乃自佐藤君飛卿始矣。自予與君識。所見凡三變。其最後所變。尤足以大驚信乎人之不易知也。而君年僅廿二。病瘵以沒。哀夫。君諱雄。飛卿其字。父諱意仙。母木下氏。世為信州和出人。丙申歲。予弟量半游上國而歸。有蓬累鶉衣相伴者。即君也。介量平請入予門。君為人質而不樵。慧而不翽。信山幽僻中。出若人。予以為不易得也。居月餘。讀書滔滔不礙。把筆屬文。蓬勃有逸氣。予頗驚焉。是秋信州饑。閭里騷然。

君歸侍親未幾嬰病。明年遂沒。前沒數旬。君自知不起。然顧念親之深憂也。親在側。力疾起居。愉愉如君。素業醫。躬調湯藥。取平生所著文詩。稍稍燼之。藥爐亦不令家人知。沒後發遺篋。空如也。將屬續。君開目視家人曰。呼吾墓志。願請諸晚香先生。親號泣許諾。遂賔。初君之寓予家。家在芝街。樓名晚香。與二三同志講學。其中將俱期晚節之香也。而君獨棄吾而逝矣。嗚呼。予初以君爲好人耳。未知其才也。既知才矣。未知其心也。今觀其視死生如晝夜。頌容委命。非志定神靜者。何以能此。噫嘻。可謂非常之士也。耳矣。雖

則短折。其骨猶香也。君有二姉。性惇孝弟。從諷方清。水東庵學醫術。頗驗。及沒。隣里有篤疾者。至曰元達而在。豈至于此也。元達君別字也。其死以天保八年十月十二日。窆在和田真定寺。係之以辭曰。零落黃花短籬下。憐渠猶趁晚香忙。嗟此飛卿病中咏蝶作也。豈非其精爲蝶而揚邪。不然當其魂升魄降之時。奚得吐斯餘芳。和田之里。真定之岡。有魁乎梅。殿乎菊。終古而不朽者。非飛卿之香耶。

醫卽飛卿也。爲人微柔而有精力。讀書孜孜不怠。右
二年術大進。有病客輒與俱診焉。其察証設方多賢。
於予。旁好文詩。與履卿相磋相礪。慨然以不朽爲期。
予謂飛卿曰。吾所傳已盡矣。宜遵良師從之。乃去。學
乎關東。旣還。業益修。乞治者陸續滿門。嗟乎予也。不
肖以醫則不能及飛卿。以文則不能及履卿。而死獨
後乎二子。鈍者壽而銳者夭。爲玉則碎。爲瓦則全。履
卿於飛卿遺稿嘗言而悲之矣。而今乃使予再發此
歎。殆不能爲情也。讀是集者。其亦諒予欲傳之之心
焉哉。弘化丁未秋九月。清水明子德氏跋。

卷上訂誤

序杖屨屨誤

丁酉仲秋篇笠簑翁簑誤

對雪篇

竹折折誤

樵夫斬蛇篇夕拉拉誤

題飢民圖篇

菜食菜誤

寄尚志塾篇尚志誤

游東山篇糲糲

糲糲誤

病起戲作篇數句句誤

贈菊池十生篇滿

宅室誤

讀赤穗義人錄篇鐵槌槌誤

夏夜納涼

篇似風似誤

寄題芙蓉樓篇天下么么誤

冬曉

篇鴉啼啼誤

書吉田生卷篇手可指可誤

卷中

送福島序炯炯炯誤

覆載載誤

送三神序踊貫踊誤

涌 愀然愀誤 送柴序維誤 贈三浦序咸浴

俗 送唐崎序陽氣閉塞涼氣早至方春發生

字 送鹽谷序自修之止 送畑江序連

互 渡邊壽序刻苦 歸故鄉鄉誤 擬送

友人赴津島序余固知 秀野堂記有廢圃

發 高且啟啟誤 于壠龍誤 富嶽記殆廢 烟雲

中 烟 迥出于海 夢台書屋記一日觀蓮

例 心間間誤 賞愛者賞誤 生生堂記卑辱 梧竹樓

屠 沽胎誤 于于于誤 濛朧朧誤 都雅雅誤 楠論何忍 叛累

記 樓 秀卿論反覆之徒 徒誤

世之君何忍 言光武論遇變不挫 成王論少

與之兵與誤 子產論韓宣子 宜誤 疆日廢 疆疆誤

李陵論司馬遷 司馬霍去病 鶴誤

卷下 方壺傳貧甚 井田對期以數年 雜記

事聞具野氏之風脫聞字風上 印譜引製造之 製

裂 峽中小志竹林門 林誤 清水跋淪落 淪誤

